大學古本質言

四川總[illegible]跪

奏為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宜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

胡峻庶吉士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

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幼承禮訓蜚聲黌

序乍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薦道

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

子監典簿廉退本於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

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

優游沐德純固葆眞念懿行之宜彰懼遺書之

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書詩三禮春秋恆解
暨四書恆解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
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卷並開具事實清
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內行篤誠
編纂羣經歷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
成材允足標示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劉楨文　敬刊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濬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遘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間力行仁讓兄歿撫猶子如已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飲食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昏嫁喪葬者不

一而足先是沅幼嬴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

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啟聖人以明道化

不僅在數術也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

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

藏之義卽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

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仰承庭訓

更求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強仁

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

欺世之談也讀左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為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為發明

如以集義為養氣之原斥修士為襲取以反身而誠

欲仁仁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等語爲治心之本殊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間必悉脗合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小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采軼詩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孔氏而釋

道之眞者卽不能出此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成都南郭外漢昭烈祠墓傾圮沅鳩率修治因撰明良志畧闡蜀漢討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餘人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

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舉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舉人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棟文順慶府訓導楨文櫶文生員孫咸滎拔貢咸焌舉人咸燿咸燡俱生員

大學古本質言叙

大學之道聖人所以陶成天下使咸爲聖賢無愧於天親者也天地父母混合而有此身異於禽獸者以其有德德者何天理而已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性實有曰誠共由曰道以其爲生生之本曰仁全之則爲聖人失之則爲禽獸人人所有亦人人所能第非師不授非恆久不能竟其功唐虞三代所以道一風同者大學之教上以此育才下以此修身無智愚皆知也周衰俗弊道乃不在君相而在師儒孔子不遇於時僅得私以誨其弟子而又慮不能永傳遂爲此篇以授曾子秦火以後文獻無徵而此書尚存蓋諸儒抱殘守缺其功苦矣流

傳至宋程子昆季倡爲改竄而朱子繼之此書遂非其舊然聖人之書非等尋常文字可有可無固將使人實體於身爲成己成人之本此書綜前聖之法爲後學之津梁字字皆有實功次第不容稍紊豈可未踐其功遽以私心竄易且闕疑者考古之要也郭公夏五夫子且然而況吾徒孔曾憂世牖民乃爲是書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全備於茲卽當從事其閒而一貫未成亦難臆揣剏以一得之偏廢聖人之精言乎濂溪之學本由禪宗程朱相沿以養後天之心爲明明德又不知存心養性必止於至善之地其養心之學至高不過如告子其次不過如原思夫子志學而至從心孟子有諸

已至化神其功夫次第尚未一一實踐何乃輕議聖人之學擅爲改竄遺經愚大學恆解恪遵

欽定義疏古本解釋以全孔曾之舊非必反先儒誠慮學聖人者無從循序深造耳第文字簡畧未能暢所欲言且千年廢棄之書一旦復舊學者狃於常說不能遽通其義必滋聚訟因復爲此册名曰質言樸實說理期於人人可知欲發明聖人自不得曲從朱子學者誠得明師如此書所言知止至善而格致而誠正以至心正身修履其功見其效而於此心尚不能閑存道義尚不能實體則愚將爲天地明神所譴罰豈徒有妄言之失哉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仲春止唐劉沅書時年八十有五

弁言

四子六經至矣盡矣而能讀能解者罕勸善書勸世文不勝屈指矣亦苦其繁雜今檢得尋常勸戒語數則覺淺近明白無論何人俱可領會若能遵照力行亦不患身之不修德之不建災患之不能免爰刋送以公同人名之曰尋常語道本中庸惟其尋常所以人人可爲然而至常至奇所以可通天地幸勿迂而置之忽而視之禱切望切

咸豐甲寅年桂月初一日下學等白

大學古本質言

雙江劉　沅著

學

自羲農至夏商皆明明德而在位者也學之一字傅說始言豈前此聖人無所學哉古人重實行有所師法不求人知無處非學亦無念非道窮達一致不必以爲奇事亦何必定傳爲美談也後世標理學之名而道統以立聖人不能盡人而爲夫子若預知之而先防之大學一書所爲作歟人何所學曰聖人聖何以聖曰全乎天理理全則爲人學問思辨篤行擇善而固執以此學聖人耳然天下

古今不能盡知盡行亦不必盡知盡行故子申之曰有弗學問思辨與行誤解而以窮盡物理爲知古禮古樂爲行大學之道所爲次第而幾積久而全者茫然貿然所以論說彌多而理彌晦中庸易爲險途矣故學之一字必先知之最眞然後行之不謬而行之不篤其知仍不能眞譬如登山不陟其巔掘井未至於泉何以知高深之實哉前人力闢異端云佛老甚於楊墨而不知大學之道明則反身而求欲仁卽至未見力不足者有一分天理卽有一分快心君相以此取之父師以此敎之何患其入異端也

小學

小學之法聖人未有成書小戴記載少儀一篇亦非聖制蒙養最要先儒因編葺小學幼儀等書其意固佳然考古人七歲入小學不過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葢小兒喜動養之者亦欲其血氣和平心志歡悅但恐所習不正反致入於邪僻故以詩樂和其志舞蹈習其儀雖遊戲之時已陰使漸漸入於禮樂而見聞及所師法則必父母師長正身率之故孔子亦第言孝弟謹信諸大端未嘗斤斤云幼儀也記曰十年曰幼學幼學指十歲及十五上下者十五曰成童二十曰弱冠故二十歲以下皆

可云幼童幼之時常依父母家庭有以作則而出入居遊又遠乎比匪則漸摩義理久久而自習爲固然豈如成人必備責苛求哉子夏之門人小子即十五以下者故洒埽應對進退先習禮儀亦以當時尙沿周制言行動靜皆有法度不得不自幼學之若後世一切皆非古矣而尙執古禮以敎童蒙可乎闕黨童子將命謂夫子使之將命豈知當時小學並無將命之文禮記少儀不足據歟夫道惟時中不拘於古亦不戾古惟正心脩身以清其源善養善敎以盡其道父師得人何憂不肖又奚必矩步規行斤斤於古制瑣瑣而苛求哉

大學

大學對七歲小學言則十五以後學爲人之事對庠序校等鄉學言則天子之國學詳味經文則夫子所言天子之大學也何者周家以六德六行六藝造士其時父兄師友皆大學中人自家庭之間胎教諭教已端其本而州閭族黨悉各有師上以之興賢下以之立身民蓋無不由之者生養遂而道化周人無不學鄉大夫以時飲射讀法與父老子弟相習講求督課之必其德行道藝實有所得乃漸次而升於國學國學與天子近備朝廷選建之所也故夫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謂其

入大學而已升於司徒耳時解亦誤此書首言在明明德因大學中人由鄉學而入已非不知明德者但德無窮明之之功亦無窮必益加明之曾子釋之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此意也次言在親民者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適子國之俊選皆在大學學人誦習詩書而不達人情物理則有文無行必不能成己成人曲盡其道況王世子公卿之子生長貴冑草野之事茫然若不虛心下交熟悉情理安能有用故明明德者身已脩矣而更必與民相親體察人情物理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聖人亦由此而臻周公制作合朝野巨細而咸宜若使深

宮晏處未與民親安能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卽此
二句可知夫子言大學者乃國學其言止於至善
者人得天地之中以生百骸所本此身亦有中焉
存心養性必在於此明明德者宅心宥密由初學
而神化皆不可離故名之曰至善而言爲學始終
在是使人知其要而行之乃不致誤故下文緊承
此句而言其效此句錯解則無一不錯而德何以
明學何以至邪

大學之道

道大路也止此一理天地人神所共由故曰道人人
有天理卽人人有道人必學道亦謂其全天理而後

爲人非有奇異也但學之有法自古聖人爲君相爲父師皆以天理爲務自幼學以至壯行自一念以暨百爲無在非天理即無一非道其脩己治人之法皆傳後世後人則之此之謂學學聖人以明理所以求不愧爲人周衰禮教多失夫子恐其失傳乃綜其大要以授曾子而實止周初大學教人之法耳所言格致誠正明德之功各有實際不特序不可紊且功不可闕如各句義理有一毫未能踐行即不克洞然於心因三代下罕有明師此書遂同畫餅而儒者又以一隅之見妄測大學之道其晦久矣

在明明德

明明二字相連謂明而又明也德字單出謂爲明德
亦無害但天理無爲德卽天理心在後天不盡天理
其最靈動者人心也天地父母合而有此身得天理
者無不全氣質之厚薄清濁則紛雜不一並天理亦
梏者多所以未從事大學德不盡明也朱子以知覺
運動之心爲德故曰虛靈不昧不知心雖虛靈而非
聖人純一之德則不昧天理者少所以言明德而錯
認心卽是性則本原已錯也詩書中亦有明德語然
皆就德之已成者言此書教人聖功則一字不可有
錯德一認錯則一切皆謬性卽天理何以有不善則
先天後天之分也未生以前爲先天乾性坤命人獨

得其理氣之正故性善旣生以後爲後天離情坎性
氣質形色爲累故性相近因坎離乾坤羽流誤解生
許多妖異故儒者避忌不言而不知通神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周易無理不該而況心性乎子曰聖人之
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及各正性命伏羲八卦乾
南坤北純陰純陽定子午之位而日月東西生焉先
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何以離南坎北天地旣
分功用全在坎離日往月來生化以溥而東木西金
中土皆自然相濟人獨得其菁華者得乾坤之性命
所以異於禽獸然先天性乃盡善因陰陽之互宅乃
以成其形質而後天性累於情遂有不善性一也情

則有七可以爲善孟子因性難明即情之可爲善者示其端耳而其實情非性不正大學所以云忿懥四者皆正而後爲心正性情也性命心性也非實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何能知之德即性也俗言曰天理良心天之理即心之良心不盡良良心始爲天理人所獨得於天故曰德實有於身曰誠天地生生之理如果有仁曰仁天地人所共由曰道明其明德者以後天之性雜於情紛於欲不盡先天之本然必有學以明之也明之之道不外靜存動察兩途靜而致中此書所謂止於至善孔子曰克己孟子曰存心養性養浩然之氣皆是此理動而致和此書所云誠意孔

子言視聽言動戒其非禮及凡敬慎忠信等語凡聖賢教人一切規爲皆是慎動之道而以一念爲基故曾子特以誠意爲重而該夫子所言於此句之中先儒以後天之心爲性故曰虛靈不昧即是明德不知虛靈者心純一者性迥不相同試看天下有許多智巧絕人者而忠孝仁義全不知行可見虛靈不昧出於七情必以性爲主盡性則德明矣故即可盡人性物性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止謂性即天理天理純熟則萬事萬理皆宜也專恃虛靈智巧任心妄爲奸惡欺僞以爲才德可乎故明德二字一錯萬事皆非即十分敬慎檢點日用倫常而私妄總不能無功

業可觀品行亦好而隱微幽獨不愧不怍無入不自得則斷斷不能至修齊治平各得其道更難之矣朱子沿周程之學以禪家養空寂之心爲明明德而覺其不能有爲故添出格物之說使人物物而窮理不知聖人之明德者從心不踰矩而治天下如視掌三代以後明智絕世之士甚多而在上伊皋在下孔孟寥寥無有以爲今不如古豈知未解明德之實未踐大學之道所致乎然孔孟已早慮之而明示其得失原思之克伐怨欲不可爲仁告子之不動心非由養氣此書特詳言知止至善之初效孟子言集義生氣行不慊於心則餒中庸亦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

可未知其義而以僧流靜心之法遂爲聖學之全乎靜心亦何嘗不可而特非止於至善則宅心之所已非即非天人合一之理而形著變動美大聖神俱茫然淆然不得不專就事爲聞見言之矣僧流專求諸心羽流專求諸氣均非佛老之本然儒者見其如是而欲遠之於是言存心便是明德而不知存其心養其性分言心性存養功至密也養氣之義則不但不知先天後天之殊且不知氣與心相關之故本原既昧安得不穿鑿支離今逢

盛世幸有所聞若不一一明白言之則德本人人所有明明德亦人人所能而莫知嚮方無以成己何以成

人孔曾此書將如畫餅豈讀書稽古不負
君親之道乎
在親民
古貴賤無異學故天子元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皆同
一大學之道其力行德行道藝亦由上庠下庠漸次
而升大學記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小學
卽上庠下庠等也大學所以在郊一者示天下招致
四方賢士之意二者與民相親以便體察人情物理
爲出身加民之本蓋萬理統於明德明德雖止在一
心而其理散著於萬事萬物事物不可勝窮以五倫
爲大民生日用之事爲切明明德者性已盡身已修

自可以措諸天下無不宜矣然而五方風氣異齊民生其間異俗非可以一概而施必與民相親人情物理細心體察卽一隅以反三隅久之然後隨時隨地隨人隨事斟酌而合乎時中大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由斯道也故明德必須親民親非但親近親愛此中有許多功夫在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一切取善之法皆在其中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由乎此高宗舊勞於外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爰曁小人則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周公特以告成王惟恐其不知民依後世理學與事功殊途高言義理而鮮經綸卽有

勳名未臻純粹至著書立說尤多偏駁降而愈下詞章記問之學至老不能盡工人倫日用之理或反視爲尋常矣六合之遙民生之衆古今時勢不同弗觀其會通而衷於至是曰未大行也無知己也然而聖人陶漁版築即終身匹夫亦有可法可傳一官一邑亦能安人濟物又何以故夫人固未有孑然一身與世相違者也一室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一日之內凡言行交際往來其人其事固已不齊觀我觀人明辨義理求其無愧於心已非易易而況大學之地貴賤賢愚無限天下人材羣集相習相親增廣智識者何窮豈必盡天下之事而知盡天下之民而求之哉明

明德之人卽誠身之人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能明其德已可以脩齊治平而更親民以廣其識耳脩其身而天下平聖人無兩副本領蓋其爲學時卽講明人情物理非徒誦讀況大學中天子元子卿大夫子皆在尤不可不親民古者天子諸侯外朝詢萬民詢衆庶與民相見所以下情上通後世不然故言大學者亦不知何以當親民矣

在止於至善

至善猶言極美夫子恐人忽視其地特地爲此名使知學道脩身始終不外乎此至善者何堯舜以來所

謂中也虞書允執厥中先儒止言凡事合中而不知中者天下之大本內而致中外始能時中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語至精蓋周制以六德六行六藝教人大學之道人人行之中之爲義人人知之至周衰而劉子猶能言之世人皆言人一小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天地一太極耳太極渾然無聲無臭而其主一之所曰命曰極曰帝是萬理之統宗也人受中以生故異於禽獸欲全天之理無愧於人則存心養性豈可不得其圖功之要但天地奧竅聖人亦不敢明言子思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卽渾其詞曰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一者中之理

中者一之宅可分言亦可合言人爲天地之心身有太極之所與天地無二特在人身者稍狹耳乾性坤命人得以生性命統於一元一元卽是太極明明德者復性而全太極之本然故必知天地之中始可圖功虞廷言中詩云宥密夫子曰道義之門此又名之曰至善蓋五官百骸不外血氣惟此天地之中虛明空洞血氣不能到私欲不能入知之而宅心於此自有諸己以至化神乃可節次而幾名爲至善以非此無以致中也三代下異學紛紛皆由不知此竅聖人未嘗筆之於書者以非書可傳必明師指授也孔子從老子問禮原不是第問禮制蓋叩以身心性命之

學夫子服膺之故嘆爲猶龍若禮制則王府所藏魯
備六代夫子亦嘗考究之卽有所發明亦何遽稱美
爲龍莊子所載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出乎地明陰陽互宅之義爲人心道心之分所由
來人亦罕知因其實功乃面授而不著於文故人忽
之老子嘗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恐人不知所謂中
則直言之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至有欲觀竅無欲
觀妙則並止至善之法而亦言之儒者不知其所謂
反斥爲異端於是致中之功第養知覺運動之心而
不得中之所在則允執厥中及此書止至善皆曰凡
事合乎中而已然中庸言君子而時中朱子亦曰以

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時中德非內而致中乎外而時中祇是本末發之中極至和之量豈有專求諸外無致中之學卽能時中者他書所言名目尤多但不得明師皆流爲邪僻儒者未踐其功則於其說之謬者闢之固是於其理之正者亦概斥之則至善之所不知而又何知止至善也

知止

至善爲太極之所止至善爲明明德要功第非師不授卽得師示明知其地圖其功矣而非有至德不能凝至道故孔子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夫子特大聲疾呼揭明知字葢知止

至善然後可收放心其內外交修以養其明德者必悉知得失故即緊承上句提明知字知非但如俗言知道故有下文定靜安等效知止至善雖夫子創言而實天地精義圖書已明示其機周易亦顯呈其象今若不詳言則人將以爲不經而無人從事旣大負聖人且終身不能明德矣伏羲則圖書以畫卦文王周孔衍之圖書固大道之原也先儒僅以爲瑞象又安知止至善之義哉河圖水火金木各居其方是文王後天八卦所本也而中土居中運化五十皆全是天地渾然合一之象而由是而左旋相生金水木火仍歸中土以明五行分布一太極之理象土運化四

象而凝然寂然位乎其中天地止至善也洛書錯綜
變化是天地之所以無窮然乾坤本老父母何坎離
震兌仍居四方而父母亦與艮巽同鎮四隅土則有
生數無成數仍主中宮不似河圖五十皆全蓋土在
天地開闢之始爲乾元統天所由肇故河圖五十皆
全土在天地定位之後爲坤元生化所以神故洛書
以生數明變化天地變化其象洛書尤明而其主宰
流行全在中土辰戌丑未分寄四時而成始成終艮
土爲功所以夏易首連山商易首歸藏明示止之功
與止之地焉文王易其序而首乾坤矣然得朋喪朋
艮背行庭又顯言坤艮二卦之妙夫子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明言止至善而充實之美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皆不外止至善
非偏於主靜故此書言止至善似乎駭聽而實則周
易已言之鼎之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艮之大象
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位卽至善思不出位卽
止於至善也當時門人學於夫子無不知之曾子亦
特述其詞而記者載入論語誠以其爲學之要耳不
知而以爲凡事止於至善然不知內止至善則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物欲交感何從而定靜安故夫子慨
之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有欲止其心而不知至善之

所者艮其限厲薰心夫子以爲至危凡此皆與此書之言互相發者惜罕從事其學故不能會通其義耳夫子言知止即孟子所云養浩然止安止也志氣之主氣志之用持其志無暴其氣久而定靜安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言養氣之法即止至善之功集義生氣則以義理之心生浩然之氣非但空空靜坐即曰明德其功次第甚多非明師不示非有恆不成夫子亦難盡言故下文示人以知止初效蓋必知之眞而後能然故知字十分吃緊愚亦另提明二字詳之至止至善何以即爲養氣亦久鮮人知矣詳見下文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學所以明明德其功不外靜存動察知行並進凡身心內之存養人倫中之言行知其是非卽力行其是屛除其非學問思辨以致知篤行所以力行義盡於斯矣而皆以止至善爲基故必先知止知止者致知之原也天下古今事物不可盡知亦不必盡知盡行故子言有弗學問思辨行惟當行者則弗能弗措知行必本於心而人心多私妄安能不欺不怠不肆惟知止則能收已放之心入虛靈之舍持其志無暴其氣至虛至靜一念不生則爲知止矣心本浮動強制之而愈紛亂知止非用力強持也存神養氣守中不

動使心凝然渾然虛無清淨之至則爲有定不曰能定而曰有定者心善動如子午定盤鍼卽至靜亦有動意惟聖人性定而心不動乃能常定初學方知止時只好一息神凝有一息之定兩息神凝有兩息之定譬如靜坐一時共八刻十二分有一二分定時卽爲妙境志氣之帥氣體之充神爲氣主神凝卽持志非用力持之志心之動卽神也存神養氣便是存心養氣不言心而言神以其靈妙言耳神凝氣聚入於虛靜曰虛無清淨寂滅者則寂然心不動滅盡私欲非廢倫常去物則也儒者因僧流靜心羽流養氣諱言靜心養氣從何入手而明明德耶以知覺運動之

心爲性口鼻呼吸之氣爲氣者後世之僧道聖學之養心養性也則先天之神氣凝聚者爲精先天之精氣神合之則爲太極故曰太極含三養氣不動心心卽氣之靈氣以心爲帥心定則神凝神凝則氣聚而至虛至靜矣所謂神氣非後天神氣渾然寂然瑩然則爲致中此知止之實而定靜安所由來浩然之氣生焉浩然之氣易所謂乾元統天之氣非有形象可求氣卽是理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名爲虛無元氣孟子曰浩然浩然以其功用言虛無以其本體而言豈有二哉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純亦不已文之所以爲文穆與純有何名象故虛無清淨寂滅皆

定靜安時景象造其極則曰穆穆而誤解則入於邪矣定靜安三字內便有格物事在內蓋物欲不除則心隨物遷卽兀坐幽居亦憧擾無窮安得而定旣不能定又何由靜安定字甚難非立心制行有集義之功則私妄叢生必不能一息鎮定能有定矣則涵養久之自有靜境靜久矣積功累仁更涵養之久而後可以言安此中實義非可以憑虛而揣惜乎知止之學不傳遂罕知其功效矣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慮思慮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夫子亦言君子九思斥唐棣之詩不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思慮何可少哉而夫子繫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似思慮又不貴者今又言安而后能慮不明其旨聖言豈不矛盾哉蓋慮非憂慮疑慮等義乃審愼之意也聖人明明德之至天理渾然隨感而應無不協宜似可不慮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蓋坐照如神固本體之明而事物無窮經權常變期於至中可大可久則聖人亦不廢思慮若凡人之心多思多妄心無定時又何問靜安其心昏昧慮而得者十之三不得者十之六七矣靜安而能慮慮非多思只是斟酌可否求其得宜耳此中便有學問思辨致知之功無事存養而求其靜安有事

則審愼而求其合宜靜存動察交致其功克己復禮內外周密知止之實如斯初學甫能知止未必念念皆定安而內淸其源外謹於禮慮而能得乃其自然之效安字甚不易非定靜之久不能遽安此安字即書言安汝止造乎其極便是帝堯之安安方知止時不過時有安之之象耳先儒不知致知之本在於知止而言格物然物理有當窮究者有不必窮究者當窮究者若不知止則嗜欲甚而志氣昏縱竭其心思不得是非之準自古聖人成己成物時措之宜豈物物而求不盡性立命遽一以貫之哉慮而能得則致知之原在乎知止矣先儒不知明明德之學知行並

進而以静心爲一事致知又一事幾於仁内而義外知行不相須其去聖人遠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上文言得謂知得義理是非非遂道得於身也知非徒知必力行之力行所知不外静存動察二義止至善爲静存慮爲動察静而養其虚明動而辨其善惡善則行之惡則克治如此而知有不致者乎是故慮而能得即致知之義但事物甚多不能物物而窮究所謂致知亦不過日用倫常言行動静必辨明是非始可力行耳夫子言止至善而静安能慮已説明致知之原矣而又恐人疑安止養心不窮究事物不能

致用故即提明事物二字言慮而能得非萬事萬物一見皆知乃知止而安其本已得則學問思辨易於致力而得其是非不難也天下事物雖無窮然物必有本末事必有始終一一循序實踐自然易企於成大學之道豈必凡物凡事皆盡爲之但以本末始終詳察之本始在所當先末終在所當後知所先後次第程功則近道矣至善爲本止至善爲始能知止則本始已得凡事物之理慮而得之不難此節緊承上節教人勿泛泛求知但力行知止之功充其定靜安之量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亦不過如此下文特就大學功效次第而言從天下說到致知格物格

去物欲非有他法祇是知止時持志養氣到了定靜安景象則物欲去矣是夫子之言仍歸根在知止上以此爲致知之本其動而窮究事物不外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慮而能得句已包得此等功夫在內先儒不知夫子立言之密沿僧流靜心之學不知至善之地與知止之法疑事物之理甚多必一一窮究故此二節書旨不明而又另補格物之傳所謂一錯都錯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主明明德以止至善爲要故特詳言其效而並言事物雖多要必以知止爲本始

但大學之敎必主之自上然後可以一道同風故慨然想到古明德於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者天子也惟天子兼君親師之任奉天出治以道脩身始能以道覺民古天子該凡聖王在內大學之道本無貴賤皆同就天子說則天子而下統此矣古之爲天子者自義軒至文武皆以德爲人所歸往不似後世權力智術爭攘而得其有德也亦非待爲天子而始自明之夫子言欲如此先如彼不過明其義理次第從治天下說起引到修身又言修身之功從正而誠而致與格語雖承上文先後二字說來其意實藉天下國家引到修身指出誠正格致等功也天子以下雖皆

以明明德爲學而成己成人全量必天子始全故卽此可以該其餘治天下先治國治國先治家治家先治身此數先字止是言次第而及非臨時欲爲彼先爲此至脩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誠誠必先致致必先格則一一各有實功必精造之而後可以馴致修身修身卽是明德滴滴歸源其功似多其實止是靜存動察內外交修靜者動之本知止而慮而得志氣清明所以爲致知之源慮字中該人倫日用成己成人許多事業在內事物之理卽此已是慮之而得乃可力行是爲動而致知之事夫子示人知止以淸其源又恐人畧於事物特提明物與事有本末先後欲人

知之此節緊承出天下國家及修身功夫則知之所以爲行之地非專敎人止知養心不踐人倫有何致知之待補而本末偏廢須後人改竄者哉不曰欲平天下者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古聖王本無作元后之心因有明德天下自然宗之旣爲天下所宗人心所歸卽天心所屬了故體天作君作師之意以己之德公諸天下使人人皆明其德此爲天地父母之心所以與天同德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在下則廣敎化於無窮大學之事如此此卽古人以言其槪不是敎人妄想明明德於天下

先治其國

國王畿也古聖王分封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刑賞予奪聽其自爲且俾世守何率畧如此哉蓋選建皆賢賢者必能修身齊家善教子孫故使之作述相承或可久而不替如其不肖則慶賞興廢固由天子主之不虞其縱态也久而世德不繼乃至陵夷若大學之道長存亦奚由至是夫子言古人固謂春秋以前先治其國先字只由近及遠之意非已能明德猶患不能治國而更講求之下文先齊其家至脩身皆然切勿誤認等明德於後世禪學但養虛靈之心不能治世猶待物物而窮理也國與天下分大小遠近而天理人情不分特天下分之諸侯使各爲治王畿

千里屬於天子一切制度文爲自天子立而且近天子之光凡言行動靜隨時民皆知之所以天子治國無毫髮可以無德行之而能治其國者由近及遠天下自無不感被也況夫禮樂教化一切法制皆須自天子五等諸侯廢賞亦由天子安有明明德而能治其國不可明明德於天下者哉然明明德之功非爲欲治天下而始然此祇以其相及之理言之耳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國與天下廣狹不同其平治之道一也齊家則非權勢可行男女少長情狀百出心情嗜好安得而齊而曰齊者各盡其道而已五倫除君友以義合其父母

兄弟夫婦人皆有家則人人皆有此三倫夫子繫易於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正一家耳何以言天下定哉家之中以尊親言則莫大於父母以仰事俯畜言則莫要於夫婦家人利女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文王與孔子未嘗言齊家不必在夫婦也夫正其綱妻與夫齊德而上以孝親中和兄弟下教子孫王化起於閨門豈有他哉齊家之義曾子已詳好惡不辟以誠以恕行孝弟慈大義舉矣而又引詩言之子兄弟其儀不忒反復歎之葢齊家之道誠有難以言盡者而夫子則未遑及也五倫以三綱爲

重君綱之外父綱夫綱家有其二然所謂綱者以道修身爲妻子則非但以其分之尊也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而修然囂然督責妻子家何以齊而世俗不知也則有妻子賢而被罪不賢而益長亂者姑撮其大要於左

一父母也

父母一家之君齊家之主也而母統於父人遂妄爲之說不知父天也母地也天地生成五行各有其功資始資生共成其化有天無地可乎婦人不能應外事妻賢亦必夫德始成功業妻不賢尤須夫之善敎所以爲綱先儒泥地道無成之言以抑陰扶陽爲易

義不知陰陽不可偏廢乾坤二卦爲上九上六太過不吉亢龍有悔與龍戰于野同凡六十四卦凡陰陽相濟者皆吉偏勝者乃凶臣道妻道子道與君父夫共成大業何可或少此義不明千古屈殺多人齊家治國又何以善此且就父母言之周家世有賢妃孔子删詩開端卽列后妃之詩五篇何不以文王爲先二南爲修齊之本婦女詩多於男子豈偏重婦人乎夫賢而妻不肖安能承先啟後婦如不賢非聖人之夫豈易變化故曰夫婦人倫之本萬化之原今日之父母前日之夫妻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妻之道得何患父母之道不修故夫子於易言正內正外而卽

接言家人有嚴君以父母之道定於夫妻時也父在
爲母期年恐父見哀麻而心傷不敢久以凶服侍養
耳而哀禮仍終三年故父亦以子故必三年後始再
娶焉前人不達禮意及易義遂薄視母道然已大悖
正內正外陽教陰教之義試觀古聖賢之母有不肖
者乎思齊之詩特明周家世有賢妃無非無儀頌禱
之語誤解而以爲母輕於父其爲人倫之害豈淺故
齊家必由父母父母始於夫婦切勿相沿俗語誤天
下後世也
一兄弟也
五倫惟弟兄不能强化事君以道不可則止朋友之

交不可則止二者以義合不待言矣家庭三倫父母爲大竭誠盡孝諭親於道死生以之無可解者妻子則夫綱父綱由我而立故修身作則善爲教化卽可借臧若兄弟則不然矣大舜周公柳下皆聖人而兄弟閙抱憾舜兄也以至德化之卒歸於善管蔡盜蹠兄也周公柳下無如之何蓋兄友弟恭惟力行仁讓積誠感動如此而宜君子之心慰矣如此而不變亦必思誼諄篤至死不移古今言孝友孝弟友弟與孝字相連未有孝而不友弟亦未有不友弟而猶爲孝者父母愛子何等周至念及父母而不友不弟尙得爲人乎嘗見兄弟相瘉者大半起於財氣二字重貨

財私妻子否則一言一行稍有不合必辨明是非不肯相讓而嫌隙成矣夫外人相與横逆之來三自反之後唾面自甘親友周旋遇急難事量力而行亦傾囊相助何况骨肉手足而乃重財使氣不相上下耶父母而存其痛恨可知父母而沒其切齒尤甚豈知孝弟之人神天必佑貪忿之子後嗣不昌古今朗朗不勝屈指古人云弟兄之間只重恩情不講道理蓋一講道理必有是有非彼此不自屈必起爭競也人情大抵私其身與妻子恐至窮困不知或貧或富主之於天試看世間貪戾忿爭刻薄兄弟者求富貴而反貧賤仁讓謙恭篤於友弟者本貧賤而反富貴自

古及今不爽毫髮奈何昧天良而爭錐刀自取敗亡乎且兄弟本相等也而兄獨尊事兄必恭人遂以兄爲尊卑辱其弟世俗竟妄言曰長兄當父長嫂當母其不通已甚大爲人倫風俗之害最當辨之禮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爲之母乎名者人道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兄如何可擬於親當父當母云者父母而存誠身事親以爲之倡父母而沒養教其弟一切尤宜周至代父母而全其美以是爲當父母耳世俗往往恃兄之尊欺陵其弟弟而賢多受鬱抑弟而不賢釀成巨禍惡習切宜戒之象之不肖至矣而舜祗知親愛之至於殺己亦視如無有人能若此何患不

能感化乎故弟兄以親愛爲主不重財不爭氣則易
睦矣昔人云不聽婦人言然婦人有賢否則言亦有
得失但能不重財不爭氣則婦人離間之言自不入
耳亦不可偏廢此外婦人女子奴僕長幼所以整齊
變化之者其道猶多要之能明明德自然仁義浹洽
養教多方其功用及弊端難以一一盡言善學者隅
反之可也

一夫婦也

夫婦之道已見上文猶有當知者經曰夫婦有別夫
男女有別所以遠嫌也至親者莫如夫婦而何以當
有別蓋易狎昵者無過於夫婦然情欲之私易牿其

義理之正故詩咏求淑女之道曰琴瑟友之琴瑟齊鳴至和而實有別故爲和而得正夫妻相友如之以是求淑女而淑女始可求匡衡演其義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至爲明切俗云上牀夫妻下牀君子傳曰相敬如賓皆別之義也世俗和則情欲相徇惟婦言是聽不辨其是非不和則乖戾百出不正其綱常枉辱其賢配故齊家者必明明德而身修始可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且夫人心之幽隱非外人所可度也而夫妻之閒則易察之相聚相習無一息之離隱微心曲之事無意而流露妻必知之非德修於身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動靜起居皆

當乎理豈能刑于其妻堯知舜賢矣而必以二女嬪之曰我其試哉何試乎爾察之於幽居暗室果否無毫髮之疵乃可任以大政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前人抑陰扶陽薄視婦人愚故屢屢辨之烏有夫綱不正而可以齊家者乎予之賢否由於父母奴僕下人聽命所尊一切齊之之道不外於德德亦無多仁義而已矣恩誼周洽一室太和自生是在有家者自勉之而力行之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此節從天下次第逆說歸到修身下文說出修身功夫自首句至此句先字只是言其次第修身以下五

者則各有實功次第深造不可一毫闕略舛錯夫子
之意重在修身修身卽明明德也明明德之功下文
格致誠正已該括無餘而人鮮能之今將使人易知
易行惟有就世俗近事言其大槪不必述古禮古樂
違王章而太迂苦亦不必多學多識矜泛騖而忽倫
常愚輯下學梯航已言之矣今又撮其大要曰存心
不欺不苟不怠不肆言行不忍爲不仁不敢爲不義
以忠恕心行仁義事至死不渝勿嫌勉强久自習慣
先儒言道太高尊聖人太過使人不敢爲亦不知所
以爲至謂顏子仁人聖人不免短命學道爲無益然
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夫子嘗言之氣數不齊則貧困短折固所常有學道者內而存養淸其神明外而檢攝踐乎倫理天者壽愚者智貧困者安全此聖人所以補造化之窮安有盡人合天之學而尙不能延年且餓殍者乎孔孟不如此云也曰學也祿在其中仁者壽大德必壽大德則祿位名壽必得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至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及吉凶悔吝大易尤多言之若仰事俯畜俱無所資一家飢寒而置之不顧曰吾樂道也有此不近人情之聖學乎夫道止是身心性命日用倫常內外交脩本末交養全其天理人人可爲原不必求諸高遠學者但擇一正業而爲粗足衣食果其念

念天理而天不眷顧則非天道矣從古聖賢陶漁版
築皆可謀生非暫且棲身預期後來顯達顏子年二
十八頭髮盡白其短命也由秉質太弱且其學有諸
己而未充實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夫子表其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之意以勵門人其實顏子有郭內外之
田何嘗極貧因其敏而好學故夫子屢爲嘉賞使天
假之年聖人固自易易夫子止言其三月不違仁見
其進未見其止未曾言已仁已聖誤解而致阻人學
道故不得不反復而辨論之豈妄薄顏子哉脩身必
先守身身脩卽誠身盡性至命與天合德而何不能
挽迴氣數故聖人之學去病延齡免於飢寒乃其小

效惜乎人罕行之耳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身謂氣質人必先有氣而後有此質然質具而陰陽之氣清濁不齊則後天之爲非先天之本然矣先德之所培受氣成形之所際可言而不可言聖人亦不言之今亦安敢盡洩之哉夫金生於沙而沙實非金玉生於石而石豈爲玉然非沙石何以有金玉金玉成則不復貴沙石物則且然矣人則有異姑喻其相附麗之意人之靈者心而非身何以有心心爲身主知覺運動之心以役身而應萬事也而爲心累者亦身心宅於身如金玉之在沙石沙石生金玉金玉成

質而沙石可棄心宰乎身不然養大體者必使身之渣滓全無與心合而爲一如水晶燈籠表裏皆徹字書訓聖曰通明孟子曰踐形皆此義也然欲官骸之垢悉除天命之性瑩徹非養浩然之氣形著動變化之功一一實得於身安能使身心合一而正乎故明明德卽是養氣之學不動心卽是正其心先儒不知心與意誠與正之分故曾子釋誠意又釋正心之義不明而符離喪師不動心范淳夫女亦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而已安可弗辨其心何以正則曾子已明

玩恆解自知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誠意者心之發動處也以其全體而言全體正則發動有何不正然而心乃虛靈之川其靈者氣爲之而氣牿於形則淸濁純雜不同天爲之乎人爲之也人有此質卽有此氣氣不淸不純心安能正夫氣者質之所以成質者氣之所由生氣與質不可兩分純與雜安能一致故正心之詣非聖人不可當下學則必先從誠意入手意之動也其始多緣物感而起繼而外物與知覺相習則遇事物而妄動無事物而亦憧憧矣初學知止至善養心之久而有定靜安氣象則靜存有基矣能靜然後能知意之發動一念之動善則擴充惡則克治久久物欲漸少靜存者愈固然後

志與氣一浩然之氣自生而有諸己充實漸次以至神化因平日先有格物致知一段功夫乃能知其意之是否而誠之非不知止至善專求誠意便可誠也此處功夫先儒未知故似是而非反疑曾子之言錯簡今若再不贅言後人何從致力也蓋人心浮動非有以養之不能沈靜心之靈靈以氣而氣囿於質心運於虛虛故靈妙質故滯濁志爲氣之帥以此交持其志無暴其氣非俗所謂凝神靜氣乎神於何凝則止於至善也宅心有密常凝常靜一念妄動隨即斬除前人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隨起隨收即求放心之法即所謂格物也心至動而欲寡則志氣清明一

有物欲之萌即眞心斬除之故知止以養其源誠意以謹其幾不可偏廢若無知止之功則心浮動無已時欲屏去物欲而欲愈生欲誠其意而意不能定雖竭力瘁神一生亦何由盡性故誠意而意不誠者多也其致知格物功夫兼內外而言致知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等功格物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功非空空强持其心亦非逐逐遍求事物非有明師一一指授非有恆心死而後已安能細細體貼層層實踐使意無稍雜哉意不誠則循生迭起憧擾不寧又何以漸求正心此大學之序所以先教人誠意若正心之後則念念天理無事有心操持而意自誠聖人之

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由此其選焉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大學之道知行不可偏廢人知之而其用功知行一時並到人或不知也先儒重在先知聖人則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蓋天下事物不能盡知亦不必盡知蓋不必行者則不必知夫子所以言有弗學問思辨行也知之無益於行或反有害於德安可不愼之惟其有弗知弗行者所以爲擇善而何乃以物物窮理爲知哉道雖無窮五倫爲大天下皆五倫中人聖人言行制作止是經緯五倫雖時勢異宜民生異俗而隨時處中其要不外乎此致知者知日用人倫言行

動靜之理耳實踐人倫必本於心心多私妄必先誠意意之善惡非先知又安能誠何由而知之則知止以清其源學問思辨行以博其理也行如何亦入知字內蓋知非徒知必即行之行之力則知之益真且人倫日用之事不可須臾離隨在而行即隨在求知非知詞章記問等但求其知不必盡行譬如家庭之間父母兄弟夫婦飲食起居動靜事事有理日日皆然毫髮不明便失其道致知者亦致此而已知得一分便行一分知得十分行到十分無不合理只是不失良心天理所以貴於知乃可利於行耳而豈矜博洽騖新奇哉自周衰而大道僅在師儒自秦楚暴亂

而師儒亦罕眞學談天雕龍之徒作而處士放恣不知遏流不特焚書坑儒禍及賢聖而且大學之道由此中絕六經雖出實踐無人傳註益多支離亦甚又有神怪荒唐等術淆紊聖言詞華功利之輩託於孔孟物物而致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知也孜孜以求誠盡忠盡孝不忍不敢弗誠也豈其皆無天良歟大學之道無人授受故知非所知誠非所誠耳讀此書而不明其實義貽誤伊於胡底

致知在格物

格胡客反張子曰扞也取扞格之義溫公曰去也亦謂扞而去之書曰格其非心子曰有恥且格皆除去

之意物物欲也人心多欲觸物而動即逐物而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德止是天理良心人之所以爲人亦人人皆有德本明也因後天氣質之累心分七情七情浮動非復先天渾然之性始焉見物而動動而不收愈動愈昏矣繼焉無物而亦思思之不已愈思愈妄矣平旦之氣晝而牿亡清明之體久而蒙昧致知者內外交養而已知止以清其源定靜安則私妄可以漸少神智自生格物止是定靜之時一念不生覺此心虛無清淨自然外物不擾於中但心至浮動即定靜安亦不能長久有此景象故必先格物一呼一吸氣之所

以流行卽神之所以出入惟正心之後始能寂然不動若方知止時不過凝靜之久偶然有定靜時而念之循生迭起者忽然而生不卽斬除則物交物引之而去卽在此時故必隨起隨收毋使念起接續而去此靜而格物之法也至非靜養時則凡一切非禮皆以堅定之心慎言行之道孟子所謂集義孔子告顏子爲仁條目此動而格物之法內外交致其功志氣清明義理自然昭著所以致知在格物也先儒改爲物物而窮其理格讀各額反釋曰至也物猶事也至物至事豈成文理邪增一字解之曰窮至事物之理已覺牽强況事物之理既不勝窮窮之亦多無用子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君子多乎哉博文亦必約之以禮何嘗敎人物物而窮究且訓格爲窮至仍是致字之義致者由此至彼之意由近及遠由淺而深亦是致知何而後爲致不外靜存動察前已屢言之不贅其所必知者原是爲行之之地一念之動卽有是非不知何以能行故知者知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而已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一言一行皆講明此理是知也由一念以暨於念念由一事以暨於事事皆必辨明是非是致知也知之而卽行之已知者實實力行則得諸身心愈覺義趣日生未深知者而能行有所得心亦義蘊日闢此中

便有誠意功夫致知與力行豈爲二事致知在格物豈外身心而格哉若必物物而窮究逐逐於事爲忽忽於方寸日用倫常當知者不知名物技術不必知者求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大學之道不將至如畫餅乎或疑不物物而窮理家國天下許多經濟安能爲之然而愚己嘗言之矣聖人之所以爲聖非能盡知天下之事且盡能之也由其心至明至虛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周一觸於聞見而即知其是非舍己從人不自矜其獨見合天下之才德以爲己用如舜恭己而羣聖効能周公多才多藝而猶勤吐握然其至明至虛也非格致誠正身修安能

一私不雜萬理咸歸先儒不知此理則不知一貫之義擅改古本添格物之說孔曾實義將何由而明邪故愚不得不反復辨之也

物格而后知至

上文言致知而此言知至先儒誤以至爲極至遂謂必物物而窮究知始造乎其極不知此至字訓達也由此至彼之意格物矣則私欲少而內之定靜安有以淸其源外之能慮能得有以察其義淸明日啟義理日通由淺而深由粗而精漸漸擴充知之乃眞誠意方纔不錯所知者不過心性倫常與凡成己成人之理其他不必知者不在其內且心性倫常之理無

窮知之原不易盡惟聖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爲始得爲知之至豈有初學窮究物理便可一旦豁然表裏精粗無不到者乎先儒疑事物之理必一一窮究又泥有物有則之義故以格物爲物物窮理然有物有則非謂凡事物也以人倫言如有君臣父子卽有當爲之道以身心言耳目口鼻四支有此形色卽有天性凡成己成人一切事物自天子至庶人自一念至百爲有一事卽有一理然大抵不離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道豈萬物萬事皆一一窮究耶夫子言擇善必云有弗學問思辨正恐人誤認耳奈何反失夫子之志

知至而后意誠

是非之辨明然後去惡從善不至有誤誠意祇是不自欺勿昧其天理良心不欺人亦不欺己欺人詐偽欺己者明知其非義而尙爲之也然人情往往不誠者由於怠肆怠則志餒而氣衰肆則心放而行悖其原由不畏天命曾子指出十目十手指視使人愼獨後人不知天地人神本一理故一氣而以天道爲高遠神明爲恍惚任其意之所爲小人所以閒居無所不至也愚者諂瀆鬼神不知天地鬼神所宰者理從理而安則人道盡天道自合從欲而危則人事失天心乃棄鬼神之正者司造化賞罰之權其不正者多

邪魅之物必入心先邪而後入之不可一概而視或

於鬼神亦不可藐視天命斥遠鬼神夫子言敬鬼神

而遠之敬者凜相在而修慝遠者禁妄想而媚禱不

敬何以糾心不遠何以无妄近人或敬而入於邪誕

或遠而流爲狂肆皆非也

意誠而后心正

誠意者一念之動惡卽克治善卽擴充不一毫自欺

也一念不苟然後著爲言行不敢不敬然意之妄也

固由物誘相牽亦由氣質之欲與生俱來不能强爲

銷化如耳目口鼻四支之欲人所以生然一切嗜欲

卽緣之而入甘食悅色不計是非則飢渴之害爲心

害雖知誠意此心亦不能自持故必內外交修清其源踐其禮至於形著動變而化心然後可以正先儒止知意爲心之發動能動察則久久心正不知心浮雜而難制非存養之久馴至於一私不雜表裏通明安能寂然渾然仁極熟而義極精曾子恐人誤認誠意便可正心故釋誠意而又釋正心惜乎其功非可臆測深造尤非一朝人遂罕能矣

心正而后身脩

心爲一身之主而心之所以紛雜者亦身累之老子曰人身百節有神靈其語至精然引而不發後世演爲黃庭內外景諸書第言攝養之法流爲邪妄遂失

老子之本意或且據以爲老子所作誤矣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天理後天心雜於情情不可少也而必以性正之如衣食男女宮室人所以生然有禮以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天理卽性也性無形而心有覺有覺之心從性而發者可以爲善惻隱羞惡等四端是從氣質而發者可以爲惡甘食悅色等情欲是此理至微非語言文字可傳必踐形盡性之後始知故老子亦難盡言發於性與發於氣質者卽其人亦不能知也所以誠意正心必實踐其功盡性本虛無心乃浮動性原於天命無聲無臭者安得不虛無心雜於形質嗜欲牽引者安得不浮動儒者以心

爲性斥虛無爲異端不知理之本體卽虛無著於事爲而後有象正心者復性而已性盡而天下之理無不涵形神精氣無不淨故曰大而化焉而其所以然則以止於至善得天地之中而存養天理靜以致中動以致和知行竝進內外交養由有諸己而充實而大化所以德明身修無所不宜先儒分內外動靜爲二又不知心之正也卽至誠能化而盡性盡人物性之義晦矣

身脩而后家齊

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身修則無所不可矣因上文從天下起倒說到物格此節不得不從物格起順說

到天下平其實格致誠正之功須一一實踐其功不可有錯其天下國家之先後不過言其次序其實身修者自優爲之不須臨境始求其理也故此句以下三而后字與上文而后字不可一例看齊治平事曾子之傳已詳愚於上文亦言其大概不再贅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齊治平惟齊家較難前已言之其治國平天下雖廣狹不同可一以貫之亦不再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開端言大學首在明明德次在親民其用功之要在止至善恐人不知止至善何以爲要故單承止至善

言定靜安之初效然不過撮其大要未詳悉其功能以其必由師授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又恐人疑事物甚多知之甚難但知止如何便能慮能得故凡事物皆有本末本在所先末在所後明德之本何在則修身是身如何修則格致誠正是格致誠從何入手知止至善也知止至善則初功之效卽能慮能得慮之得之非謂知而行之乎但止至善如何卽能慮事物之理而知之以止至善便有去私從理功夫在也大學之敎豈但獨善其身固欲納一世於祥和夫子慨然想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從天下一一說到修身又將修身功夫一一說明致知在格物仍繳歸知

止能慮能得也欲人知所先後實欲人知本末故急
承之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
則所以修身之功格致誠正豈可或疏語意滴滴歸
源以大學之道其本實無多也聖人之言不巳約而
盡哉無如後人未踐其功故不明其義而以心爲明
德旣昧乎天命之原以窮盡事物爲致知又苦於繁
蕪之甚雖畢生勤學而德究不明勳業言行純雜互
見非其志之不篤乃師授之無人也修身爲本孟子
直言之曰修其身而天下平所以然之理人亦罕知
愚嘗與兒輩言渠等編爲子問一冊巳詳言之玆不
贅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也厚薄猶言重輕人所以異於禽獸止因有此明德以其獨得於天故曰德但得天之全在未生以前既生以後嗜欲開而七情擾則非德之本然矣聖人教人明其德以全天理故曰復性若使後天之心仍如先天何言復哉後天之所以異於先天愚屢言之不更贅復性即明明德也德明而後身修其義已見上文但天下事物甚多止是修己一身如何能了天下之事而夫子曰以是爲本人安得曉然故夫子緊承本字申明之身修爲治否則爲亂治亂二字

所包至廣身一不治則凡天下事物無不輕重倒置故曰所厚者薄所薄必不厚周濂溪曰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其身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存幾希養大體聖賢之重視此身爲何如哉人即不思爲聖賢豈不愛其身命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免於此必由修身人身所以貴者天理能全天理之人必受天眷蓋天地者人之父母也肖子父母必愛天地予以人身即並所以爲天之理而予能敬守此身實踐此理父母有不喜之者乎喜之而尙慮死亡貧苦不能自全乎奈言理者專教人

修身而不知天人合一愚者可明柔者可強不齊之數可挽迴則聖道幾爲無用矣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古今忠孝節義或殞其軀固可爲盡道而死然亦不可一概而視如殷有三仁比干死而微箕即佯狂遠遯夫子不以二人爲遜於比干也三人皆宗臣理宜匡救然非必以死徇之始爲盡道比干先諫不幸遇難則微子自不得不遯箕子亦不得不狂準此以求非貴戚之卿得行藏之正豈有輕身仕進苟圖榮祿可爲臣道者哉故人臣非必徒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孟燔肉即去不見諸侯豈爲忘君無致君澤民之略固不苟祿有

其道而亦不輕身義之正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免於飢寒若爲祿而仕不盡職致身則爲犬馬之臣故人臣死忠不可一概而論也至子之事父則舜之欲殺不得欲使在側不陷親非義亦不徒苟且全身夔夔齊慄厎豫克諧可以爲萬古之法婦人節烈危迫者多以皭然卓然爲妙是故人身宜貴不得已而身殉者必審其由不可以之藉口修身之道該得守身誠身二義故不但可以希聖希天且卻病延年免於飢寒困苦此聖人補造化缺憾之事若再不言則身何以當厚而本亂末不治亦未易明姑略言之人所以生者神氣而心卽人之神明心之所之曰志神之

用耳神氣不可兩分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持其志無
暴其氣只是神凝氣聚虛靜之至耳後人因羽流言
精氣神遂諱言之然神卽是心存神養氣卽存心養
氣何可強分但神氣精有先天後天之别愚屢言之
先天神氣精本於天地後天本於父母一元之理氣
分言之曰精氣神合言之曰太極太極函三爻王之
純如天之穆只是神氣與天相合豈有奇異之事外
身而求哉故養後天之氣者亦可以壽養先天之神
氣則可達天舍神氣精而言身身何物邪聖人以道
敎人只是使全天理欲全天理必先愛惜身命無忝
所生愛惜身命第一無過於戒色非夫婦卽爲邪淫

卽夫婦亦必有別專心於義理愛重其身命自然必戒淫慾自十五成童父師切切戒訓此關緊守終身福祿皆可由此而必否則敗類不勝枚舉故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天理良心念念不違飲食起居無一不愼而猶患夭折窮餓無此天理夫子言其本亂與薄者厚謂自輕其身則凡戕生伐性之事必不知戒而守身誠身所以無負天親者更何能知承先啟後一切成己成人事業又何能爲乎能知修身爲本則事有本末物有終始皆可自身而推以一身之理括之故爲知之至子曰行己有恥修己以敬古之學者爲己己非卽身乎修身爲齊治平

之本能修其身一切經綸皆裕厚其身正所以清其源厚待其身即所以爲成已成物之量故知此即爲知本即爲知之至也聖人豈敎人求道於身外泛泛而求物理哉

右聖經一章夫子綜聖王敎人之法以授曾子如璞玉渾金已無遺義矣因周衰俗弊上無以作則下無以率循惟孔門師弟私相傳習曾子恐人不知下學用功之要又補足其義不料後人竟改竄原文遂使大學次第功效等於煙霧愚亦何知第生逢

盛世幸得明師誦習有年若不詳述存之則上負

君親師恩下誤來學故既爲恆解又以質言演說之識者其恕愚妄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意必先致知而經文言知但以止至善爲要者定靜安而能慮則志氣日以淸明其源淸矣事物之來又能慮能得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皆在其中下文又教人知所先後知本是夫子已將致知之義言明故曾子亦不更爲發明而第從誠意釋之葢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行其所知必從意之發動時起善事力行妄念斬斷一言一動實實行去非但心中眞

知其善惡也人情多怠肆二字遂往往知善不爲知惡而爲之曾子特大聲疾呼揭言毋自欺也蓋德止是天理良心致知止是天良不昧四字非教人泛騖自欺者一時苟且昧天良而爲之事後未有不內慚抱歉者蓋已能致知之人非比愚狂之人其天良不昧必不快於心耳能不自欺自然理得心安其欺其慊人豈能知惟自心了然故曰獨慎之而實實力行爲慎獨何以能慎不忍不敢二義不忍不昧天良不敢凜畏天命不忍者本心之明不自欺即是不敢則必知天人一氣相通而後能之故下文指出目手指視之嚴此節就好處說見當誠意能慎始能誠此曾

于特地補出此字爲下嚴字張本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借色臭以喻人心自然之明勿黏滯言之似明明德人不禁好色也切切戒之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上文喻誠字已明又指出自欺自慊兩途及誠必須慎已爲簡盡矣而何以又言此節耶蓋能致知者其天理良心之明已與常人不同如何又不能誠意只是徇於嗜欲囿於俗染以爲偶爾無妨不知一念誤而念念皆誤從惡如墜其勢最易最難挽回夫子曰

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是以惡積而不可掩曾子正發明此義以釋愼字蓋不愼則不誠不愼卽入於小人故又結之曰君子必愼其獨也此節就不好處說當愼獨小人不憚自欺竝欲欺人而不知皆不能欺夫欺人者不過自汙其品不齒人羣而已自欺則昧其天良賤其人身得罪於天地父母可無怵惕歟故下文直接出嚴字來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上文一正一反言自謙之美自欺之弊以見必當愼獨愼獨之功不外不忍不敢二義上文已言之易欺易怠肆者人心也氣質之欲與物誘之交紛至沓來

非德至於聖安能意誠故必先畏天命天命卽天理以主宰言之則曰命耳先儒恐人務荒渺而瀆鬼神空言義理諱言神天使智者流於狂肆愚者陷於惡業更何由知獨之當愼夫天固無言無爲者也然而一元之氣彌綸布濩凡氣之所至莫非理之所至而況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天地如雞卵凡在天地軀殼中者固無不與天地相屬矣夫子以人爲天地之心無心何以爲人無人又何以爲天地鬼神者陰陽之靈卽天地之靈天地無爲而二氣流行生化消長卽鬼神爲之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聖人純一配天至誠如神夫子言誠字以鬼神明

之鬼神理氣之靈特邪魅多偽託之儒者遂竝天地
之正義而亦以為誣予曰知我其天詩曰帝謂文王
豈怪妄之詞乎聖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幽獨
之中必嚴指視如人子不敢一毫欺其親耳明明在
上赫赫在下曰明曰旦無敢戲豫馳驅自古聖賢皆
然豈諂瀆鬼神妄測天道廢民義而求諸幽渺哉未
解天人一氣之實欲防閑邪誕而不知為慎獨本原
則不但不知天命而不畏且物怪人妖乘人心之邪
妄而作小人傾家喪命君子荒誕矯誣如漢武始而
求仙繼而求神又既而信鬼反召巫蠱之禍白蓮聞
香等教惑世無窮若知鬼神不外天理則敬鬼神以

糾心遠鬼神以杜妄念念事事依於天理又何至爲

邪妄所惑乎周易一書多言吉凶悔吝吉凶非禍福

乎孔子曰餘慶餘殃積善成名積惡滅身教人避禍

求福實教人誠意正心福善禍淫者天道司天地之

功化者鬼神天地人神一氣相通出其本一理相貫

歧而視之誕而置之更何能愼獨曾子先言誠意必

愼獨而乃承明所以當愼之由曰十目十手指視卽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耳曾子曰三字承上文

一正一反之義而以己意斷之指出嚴字見天人一

氣誠意者不自欺卽所以不欺天常解謂意之所生

己知人卽知之故必愼獨然畏人知而不敢爲惡猶

是閒居為不善之小人曾子之言不自相矛盾歟至曾子誠意五章首句皆有所謂字割裂原文增出明新止至善本末四章又補一五章移此章於第六而曾子曰三字橫梗難通則曰曾子之意門人記之夫意耳而可據以立說乎且竄易此章分為四章突然而起俱無所謂字末章以此謂知本句作結刪聖經此謂知本二句以為衍文凡若此類以文理言亦屬不合愚何敢得罪先儒但不敢得罪孔子耳得罪與否亦何足計而令此書舛錯後人無從問津則大學之道不能盡人而為品學何以精純修齊治平何由不負孔子之訓耶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人心易放難收易動難靜故自欺者多收心而凜畏神天則人苦其難矣曾子故特言其效以歆動之提出身心二字見意即心之動者心爲身之主者果能誠意雖未必即可正心而自慊者心亦安心安則形神自暢即有廣胖之美人無不愛其身而每多疾厄困苦雖氣化不齊亦由積咎之多明明德者止至善而常覺靜安誠其意而毋敢欺肆則志氣淸明愧怍漸少禮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小則卻病延年大則精明強固孔子言愚者明柔者強孟子曰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及下文引詩言赫喧皆是此

義夫人無論賢愚貴賤未有不願身安境順者大學之道初知止誠意便有此效以此開示後人煞是苦心亦是實理實事先儒未践聖人之學遂覺人生天折窮困無可如何則道亦似乎無用心廣體胖之義何以明焉然誤解而謂世間癡肥之人皆誠意中人又大不可惟意爲心之發動誠爲正之要功故特先言意誠之效以歆動人下乃詳言其功以潤屋喻潤身就淺近指點人也富者無心潤屋而多財自不居於茅茨有德豈必張皇而氣象自不覺其光昌德潤身中便有養浩然之功在浩然之氣乾元之氣天之所以爲天也由善養而充實即可以立命明明德者

心與天通氣與天合浩然者塞乎兩大而何慮短折

飢寒乎誠意之心廣體胖非遂充實而有光輝乃神安氣靜欲寡心清已覺與尋常不同耳然有此效驗不懈其功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亦不俟他求以上三節言誠意之故及功夫初效義已無餘因恐人不知誠意足該明明德之事故又將夫子所言歸併發明一一梳析之而前人不得其義竄易添設於是曾子之意隱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上文言自慊好處自欺不好處教人嚴指視而愼獨

並及其效大義舉矣但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內外交飭非專恃守心曰擴淸明亦非泛騖見聞求諸身外且致知格物誠意功夫雖有次第而莫非所以修身修身卽明明德明明德在止至善不可太歧視曾子獨標誠意爲首恐人疑其罣漏故引詩之美武公者將格致誠及明德親民等義一一歸併在誠意中而分析之後儒不知妄爲竄改實學何以明耶詩人摹擬武公之德表裏兼到曾子引來自爲之解所以發明夫子格致等義不可以詩人之意爲卽曾子意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此句言致知之功也善惡是非百出其途淺深大小經權常變尤非一致安能一一而知之惟日用倫常言行動靜自一念以暨念念一事以暨事事必審察精細得其是非之正始焉美惡雜陳剖厥是非如切骨角分爲兩下使再不能相混再加詳審如切而又磋去其渣滓使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不得參雜此二字中便該得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功夫在內故釋之曰此言學以致知也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此句言格物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以多昏昏而少明明私欲爲之也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由七情而

紛不審天理任意而行則氣質之累生物欲物欲之心梏平旦致知者非內有養外有學不能漸銷其私欲而漸擴其聰明惟止於至善常使靜安則志氣日清又能愼動不敢一毫怠肆然後知日以致如治玉石者琢石而得玉矣又加磨礪使成美器動靜交養久久此心定靜不爲外物所誘雖未必純乎天理而言行動靜覺合理者多不合理者少則德日崇慝日脩故曰自脩也脩修二字古通脩治也美也致知所以爲誠意之地而必去物誘之私知始能致一念之非必格知日以致動而行其所知卽是誠意修除去物欲也卽格字意葢曾子已如此解格字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此句言誠意也瑟縝密意僩閑制意恂誠也慄敬也誠意者必先知止有定靜安之象矣然後一念之動即知知之即去其非者行其是者此爲誠意動而審幾不遺鏬隙由靜而鎮定少有疏虞故誠意者內外交修一時竝到故嚴密之意瑟兮僩兮而曾子釋以誠敬之意恂信也即誠也慄敬懼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此句言德潤身也上文言誠意之效以心廣體胖言謂神安形適非遂至於充實光輝也詩人美武公威儀則以其盛德在躬誠中形外與曾子言廣胖不同

雖由誠而正而身修廣胖者卽威儀然此章釋誠意則威儀止可跟德潤意說蓋此書言大學功夫句句皆有實義不可混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人美武公述其表裏之德曾子引來則止借以明格致誠功一串耳然旣引其一章全文不能割去此二句且誠意雖非卽明明德全功而由此而幾德亦不難明故並引述之旣引述之安得不釋之盛德德極明也盛字釋有斐意不能忘釋不諠意盛德而曰至善者因德本至善故存養德性之地亦曰至善卽用夫子至善二字以言明德亦以至善二字夫子特

爲此名恐人忽之故以德明爲至善耳此二句是詩人作詩美武公本意曾子引來證大學之道則此二句卻是餘意但明明德之學原非徒成己固將成人成物故下文又申明之大學之教爲天下儲材爲世宙人心存天理賢親樂利名世以此匡君非必天子諸侯始可爲之曾子申言民不忘之故固是不虛引述二句之意亦以明明德之量本如斯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節只是解上文民不能忘意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誠意者不能遽及此也然由誠意而日進不已則德

自明大學之道固天子至庶人所同武公有國文武
有國天下夫子固言明明德於天下矣文武亦止是
有明德故賢親樂利德及於民民不忘之非外大學
而別有奇術賢親樂利所該至廣曾子約舉言之淺
世不忘則明德入人者深矣大學之教方明明德時
卽要親民人情物理旣熟而以天理權衡之達而在
上如伊周窮而在下如孔孟皆能曲成天下蓋曾子
雖止覆解上文不能忘意而已將明德親民竝納入
其中矣賢親樂利正解已明不贅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
德皆自明也

上文淇澳一節已將格致誠意合併言明此又引書言明德二字所本竝明字次第實功皆即書言一一指出夫子前已有明德二字然止就德之已成者言夫子言大學而曰明德又曰明明曾子恐人忽視夫子之意故引三書言文與湯堯皆是明明德克能也自强不息之意顧諟心目常常內照畏天命也峻則極其至矣此明字功夫次第結之曰皆自明也言一毫不能旁貸必誠心自明之顧諟何爲畏天命哉德乃天付之理全此理而始爲人不愧於天且一念之動善惡人不及知而天知之必敬畏天命如上文所云嚴字意始可收其放心免於非類此引顧諟之意

克明顧諟誠敬二字卽在其中德本於天故峻必造乎其極此引堯之意結之曰皆自明明與不明己自知之則求明而恐不明亦己爲之此三層中便有誠意功夫在所以爲文義相承惜乎讀者之粗率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上文言德必自明解夫子明字之義而夫子不但言明且曰明明如何明明不可不釋也德明而極其峻則與天通豈一朝一夕之故必格致誠正次第程功至死不變若毫髮之念一疎則德卽有損但此乾乾惕惕健行不息之意難以形容故引盤銘康誥言湯

之日新又新即明而又明也康誥言作振興奮發無
己時亦明而又明也如此而後德極其明天命在我
詩言文王新命便是德明之至結之曰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言自古聖人無時無念無事不如此所以明
而又明德極其明無所不用猶言無一息不用此功
能故德造其極也朱子不知明德實功與新字之意
改親民爲新民言可以新民似峻德之人必如堯故
解大德必受命之受命爲天子然謂明德之外又有
新民功夫分修己安人爲兩途聖人必免於貧賤其
乖大義而惑人心非小安可不辨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上文言明之不已德所以極於至明而引盤銘康誥證其義結之曰無所不用其極萬理不外於德故大學以此爲首而德所以至明則由靜存動察之功內外交致久而不息也曾子言動察必誠意然若非止於至善則心不能靜安又何能知動之幾故又卽夫子知止至善意一一發明之萬國統於一人萬理統於一性性卽明德宰制五官百骸貫徹天人萬物喻以邦畿言天子之地不言天子之人何也人不盡可

歸而地則凡君長所居卽其民所嚮往以此喻至善
之地凡理皆歸於此耳而又以鳥之知止喻者人心
浮動無一息之停私妄日乘形神俱敝不特失性亦
且損身知止至善則宅心宥密靜而定安始能動而
誠意否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何以存性何以養
鳥以動爲生者也猶必有止之時且擇止之地人恃
此心應酬萬變而不知止又或不知所止之地擾擾
者無已時小則戕生大則失性實爲可悲但知止有
實功必由師授非文字可傳不得已就文王以明之
文王亦人耳何以穆穆以其止至善而功極於至純
與天合德深遠莫測緝純而不已熙純而晶瑩皆釋

穆穆二字敬者心與天通事天益恭所謂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也敬止內之安止德極於至純祗是止至善極於至一以止仁止孝等言其外之德無不明由其內之敬止無稍雜蓋內則穆穆不可窺而外則明明有可證借外以形內非略內而言外此處誤解故以止至善爲外事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義不明矣夫子祗說知止未說如何爲知止曾子此乃詳言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曾子發明孔子標誠意爲首開端卽言毋自欺當自

悌引詩美武公證格致誠等義因詩言不諼並申明所以不忘由明德時即有親民一段功夫所以盛德自然及民民自不能忘古聖人皆然非孔子創爲此說以證實之也次解明德明字又解明明二字之義見德必如此而後造乎其極以鳥喻知止之宜先次引詩言文王止至善意以爲法即文王外之止善以明其原本於內之敬止義已周矣但曾子本因人多不誠故不能修身特標誠意爲首戒人毋自欺引淇澳詩以下雜舉意義將格致誠正等功夫盡消納在內莫非明明德事即莫非修身事也其夫子言修身爲本修身許多功夫如何能一一造乎其極非誠字

不可誠者實心行實理天理實有於身即爲誠身即
修身也夫子常言誠身誠者天之道曾子恐人不知
修身是誠身又所謂誠者如何恐人未解故仍引夫
子之言發明誠字見己言誠字爲重仍是夫子之意
人心萬變難齊惟一誠可了如訟生於不誠使無訟
者德明至誠而凡無誠之人皆化於誠可見身修則
誠無不格知誠爲修身之要則知誠身之外更無功
業乃爲知修身之本也故結之曰此謂知本此章開
端大聲特呼言誠意者毋自欺曾子因人多自欺卻
又想修身不知一自欺則入於小人大學格致誠正
等功尚安能一一力行末節引子言聽訟仍發明毋

自欺之義其意曰毋自欺則誠誠則其身已修天下無情之人皆可感化而修齊治平統於此矣誠字原於孔子而曾子得誠身之傳特標誠意一章爲首細細發明使千秋後世力行其學必以一誠爲主又釋正心下四章此大學一書爲曾子之書而孔子聖經乃益明也不料後人妄爲竄改今若不詳辨聖學功夫塵封何時開乎曾子言大學以誠爲本依然夫子修身爲本不知而删去夫子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二句抑妄矣

右第一章曾子標誠意爲學之本而竝舉孔子所言錯雜釋之因意與心有别誠與正功效尤不同

故下章又釋正心心正身修則可以齊治平矣而家國天下施爲不同故又釋齊治平三章通計五章蓋惟恐學者有誤而然故雖先述聖經自爲曾子之書原文本無右傳等字今將存孔曾之舊於每章後僭增右第某章等字明曾子補孔子之意本止五章並非十章惟恆解則云右傳幾章以此書自程朱竄改後效尤者衆以傳字別之於聖經杜人又妄改者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學者常云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二語足該大學中庸矣第日用倫常之事本於身心性命若非靜存動察久而純化豈能實踐倫理時措咸宜正心也修身也盡性至命也此其功非旦夕必明師指授久而不渝方可性命之理詩書及孔孟所言愚爲恆解已各就本文釋之茲不贅身心二字此章至爲分明惜前人妄改身有身字爲心字遂使後學惘然今不得不詳論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爲最靈者以其獨得天理理具於心而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心卽性後天之心爲情情有七而心始紛物交物而情滅性矣孟子言惻隱等四端之情可以爲善非

謂凡情皆善情卽是性也先儒誤認於是卽心卽性
而正心之功亦不明焉不知氣質之靈與天命之性
一濁一淸一先一後當受氣之初父母之神氣與天
地神氣不期而値無爲而成得天地之中氣以生乾
性坤命統於一元先天之性故無有不善得父母之
陰陽以成天施地生互爲其宅後天之心斯不盡善
如耳目口鼻四肢身也甘食悅色安佚則身之情身
卽質質不同則其氣之淸濁多寡亦異人之性善同
故天理良心人人有之人之氣質不同故甘食悅色
嗜好各別此足見得於天者無弗同成於人者則不
同然不同者其後天成質之後同者在先天未生之

前身與心之交關情與性之不一非知天人之故何
以辨之是故忿懥恐懼四者似心之用而實非心之
用曾子特以爲身有所忿懥云云試思人靜坐無爲
時何有忿懥恐懼等情一有人物事爲來前可忿可
懼可憂可樂而心遂爲之移所以然者心之官則思
耳目之官不思耳目之官與心之官是二是一人無
養心之學則心逐物而遷與耳目之官合一離其宅
忘其主旣失其官則心亦止是身中一物故孟子曰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故情生於質氣質最不易化
能誠意之人則非若凡人之心感物而動動卽多妄
矣特忿懥四者由身而生非此身無以宅心而身之

欲即足以累心人不能外氣質而生則欲心不爲身所累甚難惟養浩然之氣由有諸已而化使先天一元之氣充周於身表裏精瑩飲食起居無異於人而心與天通氣與天合始爲心正此言常人心不正之由而正心者不然可知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曰知我其天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塞於天地之閒不動心皆是此義大學一書無存養爲仁等字且無性字而其實格致誠正等功即養浩然之氣在內儒者未踐其功故不能會通其意似孔曾思孟各爲一說大學之道將從何而入手乎身爲氣質有氣而後成質質以氣成心爲身主獨非氣之靈乎

諱言氣而專言養心後世禪學祖告子之不動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奈何儒者效之而欲知大學之道乎存心養性卽是存神養氣持其志無暴其氣止是俗云神凝氣聚耳因神字雜於鬼神神字故以志言然志心之動也神之縱也持之亦非强持以虛靜養之聖人至誠而化止是表裏晶瑩故聖之爲字訓爲通明曾子以江漢秋陽喻孔子之德而曰皜皜乎不可尙非卽正心之極致歟養氣不動心自古聖人皆然周衰禮廢孟子始明言之身心性命等字亦往往轇轕不清孟子俱發明之而學者罕知今姑卽盡心章言之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也盡心者全乎心之

本量復先天之本然卽心卽性卽此章所謂正心矣性卽天理惟心純乎天理故成已成物無不得宜而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亦皆由是故曰知其性則知天首節虛論其理就現成說次節乃示人以功夫心之靈原以得天之理而靈心之用恆以失天之理而昏存有覺之心養無爲之性使靜則渾然動亦粹然秩然行之久而心不動化也神也與天合德故曰所以事天若夫人身乃氣質之物非如性善爲人人所同是以或殀或壽往往懸殊其他拂逆更不待言事天者不以殀壽爲命而自修身以立命積義理之心生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且塞于天地之閒何難

延年殀壽不貳者不以氣數二其心此章言盡性立命知天括自古聖人許多義理言語而顯易出之其他言平旦之氣求放心養大體愛心不如養指養心不及桐梓及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等皆反復詳盡人未踐其功而臆揣其事故大學之道日益支離不可浩歎哉或曰顏子言高堅前後仰鑽至難先儒謂發明孔子之道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今謂聖人可學身心性命等義近求諸身卽是然則顏子之說非乎曰顏子不錯被後人解錯了顏子天資粹美於孔子亦步亦趨孔子喜之故多奬許亦足以發無所不說語之不惰簞瓢陋巷語各有所指大都卽顏子以勵門

人者多愚已於論語各就本文釋之矣其稱顏子之學曰三月不違仁見其進未見其止未嘗謂其已是聖人高堅前後顏子因步步體行夫子而夫子往往出人意表故歎慕言之言夫子神明變化即在日用倫常之閒己步趨而不能家語載顏子之言曰夫子絕塵而奔則回瞠乎其後即此章義耳豈謂中庸之道如精靈物怪不可方物哉至發明孔子更不止一人凡孔孟門中問古今人物事理令後世得有楷模俱有功於民若曾子以忠恕解一貫子思作中庸孟子性善養氣仁義等語其發明孔子之道教萬世無窮何遽不及顏子先儒學本禪宗於大學一書次第

功夫未一一實踐但靜坐養心力戒非禮久久品端心善亦卓然成一代人物而大學之功未能一一而幾則效其言行議論難望體用皆全天人合一今何得曲徇先儒使聖人之學竟同影響邪愚嘗語門人顏子之不可及者不在聞一知十而在亦步亦趨先儒知顏子爲聖門第一人而不知其所以屢蒙嗟賞者非以其天資絶人而以其好學不倦使天假之年希聖希天斷當稱首而惜少遐年夫子所以慟之若止推尊顏子以爲聖人仁人不特仁者壽大德必壽夫子之言不信且令天下後世皆諉於資遜顏子畏阻前修其爲世教害非淺鮮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上文言身之欲以忿懥四者言是觸於外而動者也然若非氣質之靈本有此欲外來境物又安能觸之即動但氣質之欲無窮有觸於物而生亦有不必觸於物而亦生者難以枚舉故此節即視聽食言之氣質之欲惟心正而後可化蓋心正則純乎性性天理也理宰乎氣氣載乎理理氣之靈俗曰元神元神即性虞書曰道心知覺運動之靈爲人心人心不可無必聽命於道心常人道心少而人心多不知復性之道即爲不知大學之道也正心之人養浩然之氣動

靜交養內外交修久久而後積於中者純一著於外者咸宜一元之理氣充周布濩與天相契而未嘗與世相違凡事物來前因應自然悉協時中其養身之具不異乎人實不同乎人如視聽與食皆養身不可少者然苟一毫非禮卽心不正心正者自然不爲物役蓋其正氣彌綸非義當前如水投石其狀難以名言故卽常人心不在物視聽食俱如無有以言其狀蓋功效非實踐不能知矣自漢而下正心者百無一二諸葛孔明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略爲近之然特謂平心酌理非謂心正之實功許白雲曰世亂無主我心詎無主亦天資高明偶合乎正非果卽

正心之人蓋心本靈動非性復必不能瑩然屹然世儒强治此心久久亦覺虛明遂以爲是不知其爲告子不動心之學也大學之功至心正時如太虛無象而乾元之本體渾堅如金城入乎世中出乎世外中庸引詩言文王之德之純卽天之穆而先作歎想之詞曰於穆曰於乎不顯之德蓋於無可形容中形容正心之人其純其穆豈憑虛可以意揣者乎性爲乾元統天變化而各正性命夫子繫之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於物取象於金玉道流因而有金液還丹玉液還丹之名佛曰金剛身鐵羅漢皆喻已正之心純乎乾元如金玉堅剛精瑩耳正心之人盡性踐形理

氣充滿一如乎天有何氣質之欲可以塵滓太虛故
心正而身修爲學之成由化而神祇是涵養益熟安
得人人而學之亦安得人人而語之

右第二章釋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夫子言大學功效自天下說到格物意在發明修身
實學故結之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修身即無所

不可矣而曾子又言家之不齊由好惡有偏好惡有偏又何得爲身修夫子言心正則身修矣何以猶有此弊此意不明殊增無限疑滯要知曾子言此非謂夫子心正而後身修之語尚有罅漏而謂齊家全在情誼必好惡合中乃爲身修也虞廷授受道惟執中子思述夫子作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君子而時中內致其中乃時中之本也前人但知時中爲貴不知中之本尤要大學一書未嘗言中字且不言性字然至善卽天地之中止於至善卽養性之學所以致中孔曾所言無句不有中字此章特就齊家指出辟字來辟偏也不中也身修之人化盡偏私何尚有

偏故曰人之其所親愛云云謂尋常用情之人大抵如此家不齊亦由此非謂身修之人猶如此也辟則不中中則不辟身修之至固無所偏何難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曾子爲天下後世言指出辟字又引諺語明好惡一辟皆昏憒即有不可勝言者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而身修者之所以齊家可知矣故此章全是就反面說而正面竟未一言以其義了然不必定轉正也然身修可以齊家理固有然而有齊家之分可盡齊家之道惟天子諸侯耳周易家人一卦言齊家之道正內正外言有物而行有恆其義詳盡然六爻取象各有得失惟九五一爻王假有

家爲正家之人蓋人情好惡不齊賢否尤異父子兄弟夫婦皆同德同心者有幾卽身修如聖人亦往往抱憾於骨肉之閒舜之底豫固由至孝亦由天下悅而歸己猶齋慄夔夔不改孺慕頑嚚傲弟享富貴之榮感至誠之德所以克全大孝王者權位既尊親親彌篤以至誠愛其家人故家人感其意而化其德一室太和家人胥化夫子繫之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言王者不恃其尊親愛一家家人亦愛敬之自堯舜至孔孟無憂者惟文王夫子歎慕之而自言子臣弟友未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孟子亦以爲樂境遇難平道惟自責學者愼勿因其事之難而致等此書所

言於畫餅可也

右第三章釋齊家在脩其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上章言身不修不可以齊家身修而家之難齊者亦齊況治國有權位者哉然而家人至親邇也情誼本屬相通不可以權力行之則必抑然藹然委曲相就若一國之人分爪聲別尊卑人亦疏遠非若家人朝夕居處漸摩煩易況智愚不一養教多方若因有權位

而自恃驟然求效則反生亂且修身之事必不能合愚賤而一時竝遵是故治國較齊家若易者爲其有權而較齊家爲難者正恐其恃權故曾子特提明教家二字惟有國者而後可云教家士庶則不能盡然也然教非徒誥命之密賞罰之明必本修身以及民亦不敢自謂可以教人只是修身寡過循循於家庭之間仁義二字極其周摯父母安之兄弟信之妻孥僕婢亦化之孝也弟也慈也一家皆然則一家齊矣在其人本非謂可以教家而家人成化不啻有以教之或如是而家亦不齊者父兄之尊不能相強然其可以教者固在故推之於國卽可以教孝弟慈三者

仁義二字可以括之義以行仁義又統於仁字仁只是天理良心四字不忍一毫昧良悖理卽是誠以至誠行孝弟慈到了極處人人各有天理良心安得不感動況治國者有權以行道乎引書言保民如保赤子卽慈幼一端明三者必心誠求之事君事長使衆亦以誠求力行仁字而已故下文直接仁字時解欠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節始言家國相通之機孝弟慈三字仁字可以括之而此增一讓字是曾子立言細密處本仁而施恐

有太過不及以禮節文之恰合乎宜卽爲義義所以行仁也然義主於裁制裁制不及與過固是美事但教家教國不是一概可以裁制者事父事兄竭誠盡敬不阿意曲從是仁義兼全矣然有不可不暫爲曲全徐圖匡救者裁制二字便行不去則惟仁讓而已教國人亦然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仁讓之意如斯薰陶漸染不强人以所難不迫人以速效先全其生後全其性一家仁讓一國亦然豈旦夕之功哉其機如此機喻其速而機之所以速者實非一時勿誤認之古者國僅百里王畿亦只千里民皆聚族而居與君上時相親

近故一家仁讓其見聞最速其感應亦易後世堂廉萬里一邑一郡上下或不相通何論九重之高遠乎故此等事不恆見此等書亦幾爲空談又引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二句者因仁讓二字少人行則一家仁讓通於國人亦少知而一言往往僨事一人轉敗爲勝則人習見之故引以證己言耳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上文言家國一理以誠行之自然感應其機甚速義

已盡矣誠求二字便有恕字在內人各有心境遇情事千態萬狀如何可以一家概之只因心誠求之設身處地委曲周全自無不詳盡故恕字已在誠字內此節乃點明之堯舜仁而以恕行之不強人以仁第以仁自責而民從之桀紂不仁而又以不恕行之欲令人以仁然身爲不仁民不肯從卽古人以證明之誠乃能恕不恕不可爲誠而其原則以孝弟慈先盡於家也孝弟慈成教於家必誠恕二字到了十分始然治國豈能外此抑誠也恕也卽忠恕也夫子以爲仁誨人而曰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曰恕字終身可行恕以行仁必先能忠曾子以忠恕明一貫而此章

又言誠求恕喻可見道本無多語雖多而理甚約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皆一脈相傳修己治人切要語入大學者其知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總承上四節之義而結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正意上文已完此特引詩咏歎見婦女弟兄之至難惟自修自盡求其足法抑此言也爲有國者責其備

亦爲無國而有家者示之準也何言之無國而但有家正其夫綱不忒其儀可以自盡若兄弟則必不能强齊矣況又有父母之至尊者乎然而爲父子兄弟足法之道固無可自寛必如此而后可以敎家有國之人權位所在惟事父母齋慄夔夔誠敬周摯同於凡人若兄弟妻子則分已卑果其儀不忒足以爲法又奚慮其不法哉雖然家人情親誼厚究非國人可比若謂兄弟婦女可以惟吾所令卽將乖正義而賊恩故曾子雖望人如是而又引詩咏歎深以爲難結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鄭重之詞也學者其知立言之苦心乎

右第四章釋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國與天下分遠近廣狹不分心理其禮樂制度及民亦同然則能治國卽能平天下矣而曾子又必釋之者何哉治國不外孝弟慈平天下豈復外之但孝弟慈三字非祇自盡其道便可使國人皆盡道也必先養其生然後復其性有許多經制在第一興養爲難人皆有養矣勞來匡直輔翼虞廷之法有一毫偏缺卽不能成化老老長長恤孤非謂自身然也謂治國而一國之老均飽煖安全壽考康甯上之委曲成全

民之孝敬周至在其中矣長長而一國之長不失其尊無侮無拂上之敎民禮讓民之率敎克恭亦經制胥全矣恤孤則必父母兄弟無飢寒杌隉而後得將其慈育其或幼孤失所則上有法以曲成之所以興孝興弟不倍乃成敎於國故此數句雖仍是言孝弟慈而實乃言治國者實政及民如此始爲能治其國況天下廣大民情至繁異齊異俗境遇順逆資秉智愚千態萬狀何可言盡安能使一道而同風故君子知天下難平甚於國而有絜矩之道絜矩二字是曾子創爲此名因道理無窮難以枚舉故以矩喻而括之修己治人事亦無窮以絜矩該之其如何絜之之

實亦不能殫述也故下文又設言以明之時解以老老長長恤孤為自盡孝弟慈而已曾子立言之義遂晦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二字只是一恕字上章已言之矣如何不仍言恕而又創為絜矩之名此節又設譬之蓋恕字士庶行之易有天下者行之難自父母而外皆其臣僕分誼相懸則情狀不能周知也普天之下仰一人之生成養教稍缺則海隅必多愁怨也風氣異齊民生異

俗有不可不革之者有不可驟革之者合賢愚貴賤
殊方異域而一例整齊之非仁同覆載精義入神豈
能奏效故設爲上下四旁以喻其狀平天下之絜矩
非但推己及人問心無愧已也有無限政教在焉姑
言其一二如教民孝弟慈理之正也而頑嚚管蔡世
亦恆有能如舜禹周公者幾人有君上以正其趨則
必先正三綱堯妻舜而不告且與以天下周公以成
王命東征亦感風雷絜矩之義卽隨時處中之義卽
父兄之至尊親者以思其義則當絜矩者何窮能絜
矩而盡善者豈易孔子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
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爲人弟然後可以

爲人兄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聖人以忠恕望人未嘗
謂君父可以自恕此之謂絜矩之道鄭重而難之之
詞曾子學已至於聖人故如斯發明明德於天下之
意豈徒敷衍成文謂能知孔子之意哉時解云上下
四旁均齊方正不知此喻時中二字無一定而有一
定之意不是甚麽物件須令方方正正始得果然則
子莫執中之見耳先儒執古禮古樂學聖人其意如
此所以人畏而苦之欲明道而道愈難行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絜矩之道無窮難以言盡此三節引詩言好惡同民則父母否則為僇以見不可不絜矩得衆得其心也好惡與同所包甚廣若時解言使民飽煖安全卽為好惡絜矩亦是而非曾子胸中懷抱言中經濟也民皆有天良只因無人使之安全教以天理良心之美平天下者養其身家均安全矣又密其教化使各發天良而趨於善此中有許多經制非絜矩之至精豈能使一道同風天理良心人人皆有為上者使之遂生復性斯為民心所在天心卽應之得民卽得天眷

失民卽天棄之以吉凶儆人亦不得已之意耳若古
之明明德於天下者豈因邀天眷長享國而始然哉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絜矩不外於好惡好惡不辟故好而知惡惡而知美
齊家以之治國平天下又何待言而其原則非德之
至明不能德已明矣猶必加愼自古聖人皆然危微
精一寡過未能皆是此意承上言絜矩由能愼德所
以天下平而得衆有人有土承上得國說來君子則
非慮失國而然也但君子已履天位而代天工安得
不爲天養教生民有財有用養足而後可以施教非

但喜其上下豐樂而百姓足君亦足美利自在其中

曾子已言及此恐後之平天下者因而但知重財則

大悖於義故下文緊接德者本也云云以申勸戒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

有財有用愼德自然之效而君子則無是心若以德

爲末以財爲本則上行下效民必相爭相奪人與土

亦不能有極言務財用之害如此因有德者少貪財

者多不得不痛切戒之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悖則違天理而拂人心故悖出者必悖入貪財則

利己而必損人故悖入卽悖出上言民散無人無土

此言悖出財用亦無以見德之必愼有人有土有財

用雖有其效不可以之爲重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引書言天命不常惟愼德則得天命而無所不有否

則失天命而一無所有深戒人愼德以承天引書言

一無所有畏天命是愼字根源天命得失視乎善不

善愼德卽善也天人同此理故善必受天之眷不畏

天命從何愼德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承上內本外末而言愼德者不重財所重者何邪善也仁也仁善卽德已有德尤必用有德之臣乃可以共平天下引楚書舅犯言寶玉寶國不如寶善與仁借寶字從財用意引入寶賢楚書本因論白珩而言楚國寶賢不寶玉舅犯以仁親導重耳曾子引來祗重在仁字仁人善人必能愼德寶之重之天下有何難乎但人最難知故下文又引秦誓以明其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君子小人美惡情狀難以殫述然大抵虛懷好善便是君子妒才忌能便是小人古今議論雖多惟秦誓言一个臣及小人情狀最悉故特引之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單承小人說言有如此之臣唯仁人乃能深惡而痛絕之引成語惟仁人能愛能惡見仁人不是專於慈愛用賢去不肖至明至斷故能全其所愛仁卽是善善卽是仁語意承上寶善寶仁一片而下此曾子立

言之密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承上反言以明之賢仁善字雜出其實止是一理止是慎德之人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退者有似於寬仁其實已入於不仁故特舉之爲戒見愛惡不辟方是仁人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好惡反乎是非之正則不特不能用人圖治且必罹災極言好惡必正始爲仁人始爲能絜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節總結上文六節明用人之要見非徒好仁惡不仁而已忠信者至誠信任如腹心手足之相依龍虎魚水是其榜樣反是則爲驕泰仁賢解體安能免於覆亡愼德之君子所以必忠信而無驕泰也舊解謂三言得失語益加切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云云支離不可從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失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上文言愼德之君子不寶財用而寶仁賢因詳言用人之道然財用者生人之命平天下者非是無以養人人非是又何能生養故特補言生財之大道生衆

食寡四句該括自古帝王許多生財經制後世因時
制宜其道雖多然大致不出此四語範圍但非愼德
而能絜矩之人不能得其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
申言生財有道所以仁民非以黷貨爲民生理財財
足民安而愛敬其君者益切上好仁而下好義也以
財用自私財聚民畔而國亂身危者指顧上不好仁
而下不好義府庫財非其財也二節只是一意反正
言之極言仁人方能生財耳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寍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引孟獻子之言指出以義爲利義與仁一也心仁而著於言行恰合其宜卽爲義上文言上好仁則下好義此承上好義終事言之以義字該仁字言有國者原不必求利下人好義府庫財自足何必貪財如孟孫所言祿益豐則用益儉士大夫且然何況有國者若誤用聚斂之臣厲民自養卽爲不義不義便是不仁以義爲利者惟知仁民仁至而義自精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申明聚斂臣之害將理財用人歸併一處蓋有德者必不重財小人無不貪財以小人為善而用之安得不剝民自肥愼德之君子所以惟用仁賢不求財用而自有財用用賢義也得賢臣共理而上下皆有財用以義為利也結句與上節意微不同時解紛紛誤解何可勝辨

右第五章釋平天下在治其國

贅論

兒輩以此書付梓有來問者曰朱註專行近千年

矣一旦易之不幾創而駭聽且干咎乎曰然然愚非得已也聖人已遠全憑讀聖人書如見聖人學聖人亦止是全我爲人之理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從何入手圖功如何次第深造此非可以憑虛而造也此書成已成人全體大用之學功夫次第咸舉誤解而使人莫知嚮方聖人覺世苦心竟如畫餅聖人有知其不怨恫乎爲學不從此書實踐又如何能修身身不修又如何能齊治平程朱表章聖人爲之註釋原是欲人學聖人其心豈不甚美無如未遇明師將此書功夫一一踐行但知養知覺之心窮事物之理終身不能正心

安能明德德既不明成已成人又何能盡善今愚遵孔曾原書梳櫛義理祇是求孔子曾子之意了然不是定與朱子爲難朱子發明孔曾必竄改其言以就已說愚惟解原文不敢外白文而別生枝節較擅改經文以己意武斷者似無罪過且發明聖人剖析是非原是後學之事豈朱子可以發明聖賢而我輩獨不可以發明乎恭逢

盛世敬誦

御纂諸書多發前人所未及幸有所見安可不以私訓其徒大學一書二程弟兄首倡竄改朱子繼之當時亦未行世眞西山作大學衍義進呈全祖朱子

立論時王賞錄民閒遂相遵從既而門生故吏多得志者益用廣播曁今遂爲不刊之籍然大學之道本自古聖人修己治人之道孔子恐其失傳乃撮其大要爲聖經一章以授門人曾子又補足之後世欲學聖人舍此無從問津其書備詳爲學之功字字俱有實義非此他書泛論義理不必一一次第而行西山未得明師全不明大學始終之事只以朱子爲是故其議論雖多實未嘗切大學本文一一剖析大學之道本人人可能者晦矣夫道止天理天理散於萬事萬物而起於心心不正不誠則萬事皆非欲心之正且誠必靜存天理動克

人欲除卻止至善無從入手誠得明師指示知至善之地及止至善之功誠恆深造由是靜安而造乎其極誠意正心修身自漸次而幾矣身修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全天理人人有天理則人人可以從事先儒亦言靜存動察而所存者知覺運動之心非先天渾然之性所察者物物窮理不近求人倫日用之理而以一偏之學將聖人原書竄改撰以闕疑與不知爲不知之義何以通邪其書名爲大學衍義而不就大學本文一字一句發揮已爲名實不符且未從羲農以來凡聖人力行大學之事一一印證而又雜舉帝王甚至本無君德

者亦攙列其中衡以大學之道舛謬尤多豈非所學不眞歧路之中又生歧路乎原西山本意欲引君當道意非不佳而未得大學的傳遂生枝葉後人徒以其人品端正議論亦無大疵相與傳習而不知已亂大學之道矣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人臣欲格君心豈徒口舌亦告之以力行大學而已大學所以明明德德卽天理人心多妄故須靜養天理以淸其原動誠好惡以踐其事善則擴充惡則克治誠意之事所謂致和也至虛至靜渾然寂然止至善之事所謂致中也其功至簡至易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格君豈復外此太公授武王以丹書要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武王體之至於刀劒盤盂皆有箴銘敬於動者如此則其敬於靜者可知周公告成王以無逸而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直接文王之傳此古大臣格君心之道得其用功之要則循序深造漸至於欲盡理純又何待用人行政閒紛紛匡救哉此孟子之意學者本罕知西山亦何從知之其不知也由無聖師傳授本不足爲先儒咎第妄改聖人之書使至平至常之道鮮有力行而分動靜爲兩途成己成人爲兩事其爲人

心風俗之薇可勝歎乎愚故不避訶譴而正解之然一家私言聊以告門人小子非敢問世也幸無外洩以重愚罪焉

大學古本質言終